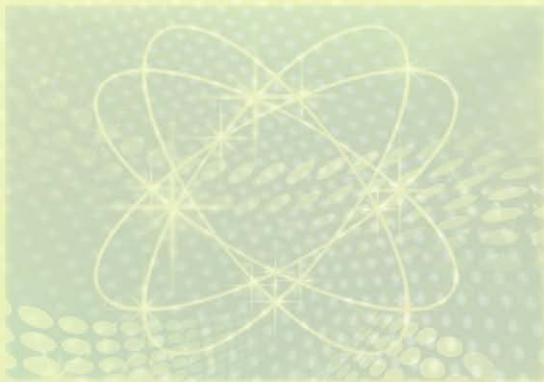


# 商周至魏晋南北朝的羌人

常倩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周至魏晋南北朝的羌人 / 常倩著.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421-2895-9

I. ①商… II. ①常… III. ①羌族—民族历史—中国—商周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2815 号

书 名: 商周至魏晋南北朝的羌人

作 者: 常 倩 著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刘新田 陈晓蕊

封面设计: 王林强

出 版: 甘肃民族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发 行: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印 刷: 甘肃天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 数: 221 千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

书 号: ISBN 978-7-5421-2895-9

定 价: 30.0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电)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730030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网址:<http://www.gansumz.com>

投稿邮箱:448925720@qq.com

发行部:屈滢 联系电话:0931-8773312 8773264(传真) E-mail:1130375943@qq.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绪论 .....	(1)
一、课题的提出 .....	(1)
二、相关研究概念解析 .....	(5)
三、学术史回顾及评价 .....	(13)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24)
第一章 西汉之前的羌人 .....	(26)
第一节 商代的羌人 .....	(27)
一、“羌”字解与“羌人”方位 .....	(27)
二、入侵与征伐 .....	(31)
三、牺牲与奴隶 .....	(33)
四、“羌人”性质 .....	(38)
第二节 西周时期的羌人 .....	(41)
一、西周时羌在文献中消失 .....	(41)

二、西周时的“姜” .....	(43)
三、周朝羌人的活动 .....	(46)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羌人 .....	(50)
一、《西羌传》中的诸戎与姜姓戎 .....	(50)
二、无弋爰剑与河湟羌人 .....	(54)
本章小结 .....	(58)
<b>第二章 西汉至魏晋南北朝羌人的分布与迁徙 .....</b>	<b>(61)</b>
第一节 两汉时期羌人的分布与迁徙 .....	(62)
一、河湟羌人的分布与迁徙 .....	(62)
二、西南诸部称为羌的人群分布与迁徙 .....	(94)
三、西域和今藏区称为羌的人群分布与迁徙 .....	(101)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人的分布与迁徙 .....	(107)
一、凉州及塞外河湟地区羌人的分布与迁徙 .....	(108)
二、秦州地区羌人的分布与迁徙 .....	(117)
三、雍州地区羌人的分布与迁徙 .....	(132)
四、益州地区羌人的分布与迁徙 .....	(138)
本章小结 .....	(142)
<b>第三章 两汉时期的羌人 .....</b>	<b>(146)</b>
第一节 两汉时期羌人与匈奴的互动 .....	(146)
一、匈奴对羌人的征服与奴役 .....	(149)
二、羌人与匈奴联合寇扰汉王朝边郡 .....	(152)

---

三、徙居中原的羌人与匈奴联合对抗汉王朝 .....	(154)
四、羌人与匈奴的互相残杀 .....	(159)
第二节 羌乱对两汉经济的影响 .....	(163)
一、东汉财政入不敷出 .....	(164)
二、军屯增加 .....	(169)
三、人口减而赋税增 .....	(172)
第三节 两汉时期河湟羌人的经济生业 .....	(179)
一、农业经济 .....	(180)
二、牧业经济 .....	(188)
三、辅助性生业 .....	(192)
第四节 两汉时期羌人的凝聚 .....	(194)
一、羌人的种姓家支制度 .....	(194)
二、两汉统治阶级治羌政策促进羌人的凝聚 .....	(199)
三、华夏对羌人之歧视促进羌人的凝聚 .....	(206)
本章小结 .....	(210)
<b>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羌人 .....</b>	<b>(212)</b>
第一节 曹魏与蜀汉对羌人的争夺 .....	(212)
第二节 羌人与五凉政权 .....	(222)
第三节 羌人对河西地区的经营 .....	(230)
一、羌人对河西农业发展的贡献 .....	(232)
二、羌人促进河西牧业繁荣 .....	(235)

三、羌人与河西地区的商业发展 .....	(236)
第四节 后秦姚氏羌人政权 .....	(239)
一、姚秦政权的性质 .....	(240)
二、姚氏羌人的主动汉化 .....	(256)
本章小结 .....	(266)
结论 .....	(269)
参考文献 .....	(274)

# 绪 论

## 一、课题的提出

作为我国古代西北方的少数民族，“羌”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经过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演变、迁徙以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羌”人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一部分发展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若干民族。无论是在历史上出现过的，还是现今仍然存在的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溯其来源，大都与羌有关。因此，对“羌”人特别是“羌”与各民族的互动问题研究，有助于推动民族史研究的深入。

我国的史书和古籍一直有关于羌人及其活动的记载，然而以科学理论和方法对羌人进行研究，则始于 20 世纪初。至 60 年代中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学术界对羌人的研究停顿了下来。这半个世纪的研究重心是羌人的族源、习俗与文化等方面。

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学术界对羌人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并显示出多元化的良好势头。羌人的分支和迁徙、羌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羌人对中华文明演进的贡献等等，都是学者们热议的话题。有关这方面的成就，后文将详作介绍和分析。90年代之后，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大为流行，羌人研究领域出现了与往昔研究迥异的论著，从理论、方法到具体观点，皆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些新锐颠覆传统羌人研究的观点让人一下子难以接受，但细想之余，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其中以台湾学者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和《羌在汉藏之间》为代表。王明珂认为，作为传统民族史中的一个历史主体，“羌族”并不存在，“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新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华夏心中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达着“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sup>①</sup>不可否认，这一观点的启发性是很强的，但从商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羌”，并不都是华夏对于西部疆域异族人群的“概念”。羌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过不同程度上的自我认同，特别是商朝末期的羌人及东汉末期的羌人的发展状态，严格来讲，虽然不是今天学术意义上的“民族”，但在这些阶段，羌人确实形成了较为坚实的共同体，并且亦形成自己是“羌”的自我认同。商朝末期的羌人结成的共同体与姬姓周人联盟，攻灭商朝；东汉末期更是形成以河湟羌人为中心的共同体，羌人特征愈发明显，羌人

---

<sup>①</sup>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意识亦日趋强烈。

本文无意于对民族学理论进行深入探究，只是希望结合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商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人的活动及其影响。由于羌人是在与其他族群和民族的不断互动中发展变化的，所以本文主要从族际互动的角度来探析羌人内涵及羌人社会形态的变化。之所以将研究的下限划止于魏晋南北朝，是因为魏晋南北朝之后，出现在史料中的羌人是以党项羌为代表，而党项羌的形成与建立政权标志着羌人内涵又有了新的内容，羌人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此外，我选择商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羌人作为研究课题，还出于以下几点具体的学术思考：

第一，目前的羌史研究中对不同时期羌人的内涵阐释不够清晰，对各区域羌人发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

从历史长河来看，羌人并不都出自一个系统，亦非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不同时段的羌人有着不同的内涵，每一时段羌人社会结群的发展程度也有所不同。如商周时期的羌人出自一个系统。虽然“羌”最初是商朝人对于疆域西部一部分异族人群的泛称，但随着与商及其他族群的互动，这些人群亦慢慢形成自己是“羌”的自我认同，并凝聚成为一个共同体，并与姬姓周人联盟，推翻了商朝。灭商有功的羌人在周朝长期与姬姓周人保持着姻亲关系，成为贵族后，遂回避了“羌”这个蔑称，并最终融入华夏。再如东汉末，称为“羌”的人群虽然不像匈奴那样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并最终建立国家，但此时已逐步凝聚成一个以河湟羌人为核心的共同体，民族意识空前强烈，并与

中原王朝相抗衡。东汉之后，羌人的聚合虽被打破，然而在分离的羌支中已形成自己是“羌人”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延续至魏晋南北朝。耐人寻味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羌人与其他族支不断同化融合，羌人意识逐渐弱化，大部分羌人融入华夏，还有一些羌人隐没于各族中，成为形成其他民族的血液，但位于益州西北部被称为“羌”的一部分人群中，其出自河湟羌人系统的民族意识依旧还是非常强烈的。

第二，学术界有关羌汉关系研究的成果虽然丰硕，但总体深度不够。

从公元1世纪到7世纪，羌人的活动不断地影响着中原王朝及各割据政权。如东汉时期，羌人的活动十分频繁，其激烈行为几乎撼动东汉王朝，甚至有“东汉亡于羌祸”的说法。此期羌人为何能成为异族群体起义的主力军？羌乱对汉王朝的财政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羌”人半耕半牧的生产方式为何被中原王朝所忌惮？中原诸政权如何应对来自羌人的压力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第三，对羌与汉之外的民族互动之研究比较薄弱。

欲研究羌人民族的形成与羌人民族意识的产生及传承，就必须深入了解羌与汉及羌与其他非汉民族的互动。如匈奴在两汉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羌人匈奴的关系也是构成两汉历史的重要内容，匈奴在历史上的活动及与汉、羌的互动，对于汉族的形成、羌人族群意识的产生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围绕“羌”人与各族的互动来考察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这一角度在既往的研究中较为少见，笔者正想通过这一视角来探析“羌”人

---

演化的轨迹与意义，或许能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 二、相关研究概念解析

### （一）民族与族群

称为“羌”的人群在历史上的状态是民族还是族群，这是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可是到今天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晰的答案，其症结在于大家对民族和族群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不同。

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史料似是南朝宋齐时期道士顾欢在《夏夷论》中所提及的：“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剪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sup>①</sup>可是这里的“民族”，指的是华夷之别，为区别蛮、夷、戎、狄、华夏的含义，与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完全不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出现于近代，是在19世纪后半期，受到日本文汉字“民族”一词的影响。据学者考证，近代“民族”一词最先出现于1899年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这是一篇介绍日本最新历史书的文章，从日文直接引用“民族”一词。文中写道：“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其自叙乃至谓东方民族，无可厕入于世界史中之价值。”<sup>②</sup>进入20世纪后，我国遂大量使用“民族”一词。与民族有关的新名词，

---

① 《南齐书》卷54《高逸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34页。

② 金天明，王庆仁：《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4期，第88页。

如中华民族、中国民族、民族主义、民族运动等等大量出现，很快成为人们口头和书面语中普遍使用的一个词汇。

20 世纪初时“民族”一词的普遍化使用，是与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社会形势密切相关的，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学者们逐渐发现若脱离这些环境和背景，在考察一些具体人群而使用这个概念时，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种族和民族的联系与区别。所以后来国内外许多学者皆尝试界定民族定义，彼此争论不休，给我国的民族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直至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提出，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sup>①</sup> 相当长的时间内，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同，起码我国的情况如此。

不过，我国学者在学习、领会和使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过程中，逐渐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由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有一个前提，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时代。若按照这样的前提去理解，那么我国古代的汉族及许多非汉人群就不能称之为“民族”了。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学者们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首先将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这一个前提消化为在中国长期的历史时期。这样的解决，看起来很圆融，而实际却是顾此失彼。针对这一状况，1953 年，中共中央在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294 页。

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时，毛泽东对于“民族”的含义做出明确指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落或部族。”自此之后，我国将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俱称为“民族”。<sup>①</sup>这样做虽然有助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然而在实际研究目前我国诸民族的源流及历史上的发展阶段、发展形态、社会结群程度时，仍不免会出现概念上的混淆和理解上的偏差，例如会出现某民族在某个历史阶段是氏族或部落这样的说法，使读者往往不能准确地了解我国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

正因为如此，我国学界在60年代之后的五十年中，又掀起了几轮关于“民族”定义的大讨论，逐渐强调民族意识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200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民族概念做出了新的阐释：“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sup>②</sup>这一界定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赞同。但美中不足的是，在描述历史上非汉人群的发展形态时，这个概念仍可能存在顾此失彼的问题。

为了更准确地研究和理解中国古代非汉人群的发展水平、发展状态、社会结群程度，不少学者建议在解析清楚这些人群的发

---

<sup>①</sup> 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sup>②</sup>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编写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展形态之前，不妨以“族群”称之为妥。“族群”是英文 ethnic group 的汉语译法。ethnic group 是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人类学界广泛运用起来的，到美国和欧洲留学的台湾学者首先把 ethnic group 译为“族群”，这一词汇很快进入中国大陆学界。到了八九十年代，大陆学者开始引用“族群”这个新名词，现大多数学者认同把 ethnic group 翻译成中文“族群”。“族群”最早被收录在《韦氏新国际词典》（1961 年第三版）当中，根据该词典的定义，“族群”有如下含义：非犹太教或非基督教的异教徒；具有文化传统、心理特质和体形特征的共同体；起源于异邦的原始文化。<sup>①</sup>《麦克米兰人类学词典》中的族群定义为：族群，是指一群人或是自成一部分，或是从其他群体分离而成，他们与其他共存的、或交往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区分的特征可以是语言的、种族的和文化的；族群这一概念包含着这些群体交互关系和认同的社会过程。<sup>②</sup>国外对于族群的定义至目前也有数十种，莫衷一是，其中对于港台和大陆社会人类学界影响较大的是马克思·韦伯的定义，即“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移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sup>③</sup>。

---

① 纳日碧力戈：《全球场景下的“族群”对话》，《世界民族》，2000 年第 1 期，第 5 页。

② 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 年第 2 期，第 14 页。

③ 乌小花：《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广西民族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13 页。

我国的学者在引入族群概念后，为了让其适应我国国情，也对族群概念作了相应的调整，但由于研究者的理解和观察角度不同，所以目前亦有多种解释，乌小花的《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一文，汇集了该时期学者关于族群定义的观点，现摘引如下：

吴泽霖主持编纂的《人类学词典》对“族群”的解释是：“一个由民族和种族自己聚集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这种结合的界线在其成员中是无意识承认，而外界则认为它们是统一体。也可能是由于语言、种族或文化的特殊而被原来一向有交往或共处的人群所排挤而集居。因此，族群是一个含义极广的概念，它可用来指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中的种族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土著居民中的不同文化和社会集团。族群概念就这样综合了社会标准和文化标准。”广东民族研究所的孙九霞对“族群”的界定是：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世系、血统、体质等）和文化（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北京大学的马戎认为：“民族族群（ethnic group）不仅指亚群体和少数民族，而且泛指所有的被不同文化和血统所造成的被打上烙印的社会群体。”“族群是人类社会群组层次划分之一种。”“族群意识是后天形成的。”“族群以生物性和文化性为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纳日碧力戈认为，“族群”兼含“种族”、“语言”和“文化”含义。族群在本质上是家族结构的象征性扩展，它继承了家族象征体系的核心部分，以默认或隐喻的方式在族群乃至国民国家的层面上演练原本属于家族范

围的仪式，并且通过建造各种富有象征意义的设施加以巩固。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张有隽认为族群指称那些在文化上因具备一定特性实现内部认同和外部区分的人类群体，大者指种族、民族，小者指某一民族的某一分支——民系，还可以指比民族更大的人们共同体。<sup>①</sup>

虽然“族群”的概念至今亦有争议，然而至少有一点学界达成一致，就是“族群”的内涵十分宽泛，人类社会人们共同体的发展序列都可以包括在内，如氏族、种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实际上，在我国典籍中，经常将华夏周边的游牧人群统称为戎、狄、蛮、夷或“X人”等，而戎、狄往往涵盖许多不同的种族。同时，我国典籍亦经常使用“族”或“族类”作为人们共同体的称呼，其内涵亦十分宽泛，包括家族、宗族、种族、部落、民族等等。如此一来，“族群”与我国古代的“族类”一词可相重合。所以笔者认为，在详细诠释某人群共同体的发展形态前，以族群称之是比较稳妥的。在本文中，由于两汉以前的羌人内涵十分广大，确是华夏对西部游牧人群的泛称，所以笔者且以族群称之。两汉时期是以河湟羌人为代表的羌人意识及羌人特征形成的重要时期，此时的羌人社会形态在诸多外力的作用下发生了极大变化。虽然与今天学术意义上的“民族”有差别，然而，在笔者看来，到东汉末期，在当时的华夏及羌人心目中，“羌”人早已不是一个泛称，而是有着明确边界及内涵的与汉族可并列的民族共同体。故笔者在文中对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

---

<sup>①</sup> 乌小花：《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时期的羌人以民族称之。这样也符合中国自身的特点及中国民众的称呼习惯。

## （二）羌人与羌族

中国历史上的“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笔者认为商代甲骨文中出现的“羌”至今天我国四川西北部茂汶地区的羌族，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连续的序列，不同阶段所称的“羌”，其内涵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羌”人并不等同于羌族。本论文中的羌人泛指典籍及考古材料中出现的称为羌的人群，并非特指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本文将商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料中出现的“羌”人分成商和西周、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四个发展阶段。商朝卜辞中出现的羌人是当时的华夏即商人对于商朝疆域西部一些异族人群的泛称，且是个蔑称，被俘的羌人通常是充作奴隶或人牲，地位极其低下。西周时期的羌人与商朝时期的羌人是出自一个系统，是连续的序列。但与商朝不同是西周的崛起与羌人的支持密不可分，姬姓周人一直与羌人酋豪联姻，羌人地位大为提高，不再称为“羌”，并与周人不断融合，这也是周朝的甲骨文与金文中几乎不见“羌”字的主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商周羌人系统中地位较高，长期与姬周联姻的羌落都成为“华夏”了，而一部分没有融于华夏的羌人到此时为“戎”称所代替。《后汉书·西羌传》将许多戎都纳入“羌”，结论稍显武断，此时期的“戎”人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商周羌人系统，然而更多的“戎”乃是其他异族人群。例如姜氏